



Maple Leaf Series

红枫叶译丛

荣获 2001 年加拿大最高文学奖
——总督文学奖

Such a Long Journey

长路漫漫

[加拿大]罗辛顿·米斯垂 著
赵伐 张陟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Maple Leaf Series
红枫叶译丛

荣获 1991 年加拿大最高文学奖
总督文学奖

Such a Long Journey

长路漫漫

[加拿大] 罗辛顿·米斯垂 著
赵伐 张陟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路漫漫 / (加) 米斯垂 (Mistry, R.) 著; 赵伐, 张陟
译.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39-2958-9

I. 长… II. ①米…②赵…③张… III. 长篇小
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00397 号

© 2006 by Rohinton Mistry. By arrangement with McClelland & Stewart
Ltd. Toronto, Canada.

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08-71 号

长路漫漫

[加拿大] 罗辛顿·米斯垂 著 赵伐 张陟 译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刘 炜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www.zjwycbs.cn)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310006)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经销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11 千字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9-2958-9

定价: 25.00 元

主要人物表

古斯塔德·诺布尔	银行职员,小说主人公
迪娜瓦兹	古斯塔德的妻子
索拉博	古斯塔德的大儿子
达柳斯	古斯塔德的二儿子
罗姗	古斯塔德的小女儿
吉米·比利莫利亚少校	退伍军人,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和朋友
库蒂夏小姐	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
丁肖基	银行职员,古斯塔德的朋友和同事
阿拉梅	丁肖基的妻子
梅顿先生	银行经理,古斯塔德的顶头上司
特穆尔	瘸子,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
劳丽·库妮娜	银行职员,古斯塔德的同事
拉巴迪夫妇	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
班吉	警察巡官,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邻居
佩马斯特医生	古斯塔德·诺布尔一家的医生
吴拉姆·穆罕默德	吉米·比利莫利亚少校的同伴
马尔科姆·萨尔达纳	古斯塔德年轻时的朋友

前 言

QIANYAN

1867年7月1日的子夜,从卢伦伯格到萨里亚,教堂的钟声响彻整个加拿大的夜空。这经久不息的钟声宣告了三百多年英法殖民统治的结束,同时也预言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新文化的开始。在此之后的短短一百多年当中,加拿大人民锲而不舍地寻找、塑造着自己的民族性格,拼缀着自己“马赛克式”色彩斑斓的多民族文化和文学。正是这种执著的民族精神,造就了许多具有鲜明的加拿大文化意识的杰出作家和文人。他们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用骚人墨客特有的方式,实现着一百多年前加拿大自治领成立之日的凌晨,《环球报》主编乔治·布朗满怀激情写就的美好祈盼:“愿生息在这块大陆之北、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芸芸众生,在一个英明、公正的政府领导下,收获明智的事业、诚实的劳作和虔诚的信念所结下的果实。”(德斯蒙德·莫顿,《加拿大简史》,1994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果实成熟了,正如加拿大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有了成熟的形态一样。这形态表现在不同时期、不同题材和体裁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这个多民族国家短暂然而丰厚的历史积淀和相

互交融却又各具特色的多元文化。怀着对这一多元文化强烈的猎奇心理,我们把自己欣羡的目光集中在近百年来加拿大各种获奖的经典文学作品上,以加拿大国花——美丽的红枫叶为标志,推出了“红枫叶译丛”,系统介绍加拿大获奖的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奢望通过我们的译介,能再现大洋彼岸这个年轻民族的历史与现实、理智与情感、梦想与追求。同时,我们还将继续密切关注加拿大文学的成长趋势,尤其是小说的发展,不断采撷加国文坛上绽开的朵朵奇葩,奉献给我国读者。

本丛书由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组织翻译。第一辑共两本:获得 1982 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短篇小说集《走下坡路的男人》和获得 1991 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长路漫漫》。

译丛主编 赵 伐

戴维·斯坦斯(David Staines)

目录 Mulu

前言	赵 伐 戴维·斯坦斯	001
第一章		003
第二章		020
第三章		037
第四章		054
第五章		067
第六章		088
第七章		105
第八章		121
第九章		139
第十章		156
第十一章		170
第十二章		186
第十三章		203
第十四章		217
第十五章		235
第十六章		253
第十七章		272
第十八章		287

第十九章	306
第二十章	321
第二十一章	337
第二十二章	350
后记	367
译后记	373

他召来年迈的僧侣,求教于他们:过去的帝王何以能主宰世界?他问道:“他们最初如何掌控世界?这世界又为何沦落到我们今天这般凄凉境地?在为宏业而劳役的日子里,他们又何以能潇洒人生?”

——斐尔杜西¹(摘自《列王纪》)

这一路可真冷,
正是一年中最不便
旅行之时,而且长路漫漫……

——T. S. 艾略特²(摘自《东方智者之旅》)

旧的言语刚在舌尖上死去,新的音乐又从心上进来;旧辙方迷,新的田野又在面前奇妙地展开。

——R. 泰戈尔³(摘自《吉檀迦利》)

1 斐尔杜西,波斯史诗家阿布·卡辛·曼苏尔(935—1020)的笔名。他的代表作是于1000年用波斯语写成的史诗《列王纪》。

2 T. S. 艾略特(1888—1965),生于美国的英国诗人、剧作家、文艺评论家,曾获1948年诺贝尔文学奖。

3 R. 泰戈尔(1861—1941),印度诗人,曾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

第一章

DIYIZHANG

—

就在古斯塔德·诺布尔面朝东方向奥尔穆兹德神¹祷告时，第一缕晨曦尚未映亮天空。时间快六点了，在公寓楼院子里的那棵孤零零的树上，麻雀开始叽喳。每天早晨，古斯塔德一边念诵自己的“腰带经”²，一边听着它们的啁啾声。有一点是肯定的：总是麻雀先叽喳，乌鸦后呱呱。

几个门洞的那头，金属锅盆的丁零当啷声在开始一点点地啾啾着宁静的边缘。卖牛奶的小贩蹲在高高的铝桶旁，给各家主妇的锅盆里分发牛奶。他那把手柄带钩的小长勺伸进铝桶又提起来，伸进铝桶又提起来，动作之快，几乎点滴不洒。为每位主妇分完奶之后，他把小长勺挂在奶桶上，理理腰布，然后搓搓裸露在外的膝盖，等着大家付钱。片片干枯的死皮从他的手指上掉下来。女人们厌恶地往后退缩，

1 奥尔穆兹德神，拜火教（中国人称其为祆教，现译琐罗亚斯德教）的主要神明，被认为是世界的创造者、光明的源泉和善的化身。

2 “腰带经”，帕尔西年轻人初入拜火教时，会获赠一条羊绒编织的腰带和一件棉背心。“腰带经”是他们缠腰时吟诵的经文。



但早晨静谧的时光依然维持着安宁。

古斯塔德轻轻整理着祈祷时戴的帽子，把它从自己布满皱纹的宽额前移开，合合适适地扣在灰白的头发上。帽子黑色的丝绒与他灰烬般颜色的鬓脚反差很大，可他那又密又浓、精心梳理的髭须却跟绒帽一样既黑又软。因为高大、膀阔，每当亲朋好友谈起健康或疾病时，古斯塔德就成了他们羡慕的对象。他们说，对一个在人生的潮起潮落中沉浮了五十载的人来说，尤其是对一个就在几年前经历了一场重大事故的人来说，他看上去依然如此扎实，就连那场事故也没给他落下什么严重后果，除了有点跛。他的妻子迪娜瓦兹讨厌提这样的事。快摸木头¹，她总是告诉自己，然后环顾四周，找一张合适的桌子或椅子，偷偷地用手指摸一摸。可古斯塔德并不介意谈论他的那场事故，谈论他冒死抢救大儿子的那个日子。

他听见一阵尖声的叫喊盖过锅盆的叮当声：“狗日的蠢贼！该把你交给警察才对！等他们扳断你的手，看你还加不加水！”那是库蒂夏小姐的声音，于是，黎明的宁静很不情愿地让位给了新一天的疯狂。

库蒂夏小姐的威胁没有谁真正相信。她自己从不买奶贩子的牛奶，但却坚信定期申斥会让他规规矩矩，而且也是为了其他人好。总得有人来让这些奸商知道，住在这里，住在霍达达德公寓楼里的人，没有谁是傻瓜。她说自己是个岁数七十的枯瘦女人了，现在很少外出了，因为她的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僵硬。

可是，因为多年来她赢得的小气、任性、满口脏话的名声，这楼里她能向其诉说自己身子骨或其他什么事的人已经不多。在孩子们看来，库蒂夏小姐就是童话故事那个无处不在的巫婆的再现。他们总是飞快地逃过她的门口，尖叫道：“老妖婆来了，快逃！老妖婆来了，快逃！”既是出于害怕，也是想惹她抱怨、咒骂、挥舞拳头。不管身子骨是否僵硬，只要她想动，你就会看见她行动敏捷得令人吃惊。

1 拜火教教徒的迷信，以为摸到木头就能驱邪避难。

如果外面有什么她想看的事情发生,她会从窗户旁冲上阳台,冲到楼梯边。

对于这只有声不见人的叫骂,奶贩子早已习惯了。他咕哝着,说给自己的顾客听:“好像是我兑的奶。是从奶牛身上挤的奶。老板说去吧,卖牛奶去,我做的就这些。折腾我这样的可怜人又有什么好处?”

依稀的晨光中,女人们缄默、疲惫的面容眨眼之间变得温柔、端庄起来。她们急着想买了这兑水的、淡淡的白色液体后,好回家做家务。迪娜瓦兹也等着,一只手拿着铝锅,另一只手举着钱。她身材矮小,茶褐色的头发剪到齐耳处,那是八年前他们的女儿罗姗第一个生日聚会时剪的,如今依然是这个发型。她不知道现在这发型是否还适合她,不过古斯塔德说当然适合,但她从不相信他的品位。当迷你短裙时兴时,她出于好玩撩起连衣裙从房间里漫步而过,逗得小罗姗哈哈大笑。可他却认为她应当认真考虑考虑——想想看,四十四岁的女人穿上迷你短裙会是啥样?“时髦是年轻人的事。”她说道,有些慌张。这时,他用深沉的嗓音,唱起纳特·金·科尔¹的情歌:

只要心中有爱,
你就会青春常在,
纵然你躺在旧摇椅上梦想往日,
纵然时光把你茶色头发变得银白……

她喜欢他把歌词第四句中的“金色头发”改成“茶色头发”,听到这句时她总是粲然一笑。

她手里拿的锅还残留着昨天牛奶的印记。最后几滴奶刚被她和古斯塔德用来兑了茶水,没时间洗。她觉得,要是自己没坐那么长的

¹ 纳特·金·科尔(1919—1965),美国音乐史上最具独特性的歌手,他的嗓音兼具爵士乐的神采和抒情歌的浪漫情调。



时间听他给她念报纸,而且在这之前还谈论他们的大儿子,谈论他不久就要去印度理工学院读书,洗锅的时间本来是有的。“索拉博会出人头地的,不信你等着瞧!”古斯塔德带着父亲的自豪说道。“我俩的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她今早是怎么了,就这样坐着闲聊,浪费时间?她说不清楚。不过,像这样有关他们儿子的大好消息并不是每天都有。

几个女人走了,迪娜瓦兹往前挪了挪,快轮到她了。和其他家庭一样,他们一家也在等待政府发放牛奶供应卡,等得没完没了。这期间她只得光顾奶贩子,他那根又细又短的发辫蓄在被刮得锃亮的脑袋正中,始终让她觉得好笑。她知道这是印度的某个种姓的习俗,确切哪个种姓她不能肯定,但她还是忍不住觉得那发辫很像灰鼠的尾巴。早晨,他给头皮抹上油,抹得那尾巴闪闪发亮。

她买了牛奶,回想起只有穷人或仆人才用供应卡买牛奶的那些日子,回想起自己和古斯塔德还买得起帕尔西人开的乳牛场出产的上等奶制品的那些日子(库蒂夏小姐现在仍买得起),此后,物价就开始涨涨涨,再没跌过。她希望库蒂夏小姐别再对奶贩子叫骂了。这无济于事,只能使他更恨他们。天晓得他会在牛奶里加些什么,要知道,这些住在孟买城里和周围贫民窟的穷人有时候瞧你的那眼神,好像恨不得把你赶出家门,好让他们自己的家人取而代之。

她知道库蒂夏小姐是好意,尽管这些年来有关这老婆子的怪事在这院子里广为流传。古斯塔德根本就不想与她有丝毫瓜葛。他说她那些愚蠢的废话会让即使是健全的大脑也要颠三倒四,永远回不过神来。也许迪娜瓦兹是库蒂夏小姐唯一的朋友了。她儿时所受到的要无条件尊敬长者的训练使她更容易接受库蒂夏小姐的怪癖。她并不觉得这些癖性可恶、气人,有时候反而觉得有趣。当然,有时候也觉得无聊,但从不过厌。毕竟,多数时候库蒂夏小姐无非是想对一些自然法则无法解释的事情提供帮助和建议而已。她自称熟谙咒术,擅长魔法,精于占兆,既能施咒驱咒,也懂法术巫术,更会释梦圆梦。按她的

说法，更为重要的是她能读懂俗事与偶然背后所隐藏的含意。有时候，她那些稀奇古怪、捕风捉影的想象还真有点滑稽可笑。

迪娜瓦兹很注意从不过分激发库蒂夏小姐的这一特长。不过她知道，对她这把年纪的人，一双耐心聆听的耳朵就足矣。更何况，还有谁不曾发现全然不信超自然的东西还是很难的？

楝树下，古斯塔德在轻声祈祷，他那白衣裹身的英姿在晨曦中更加中看，奶贩子周围丁零当啷的声响好像离他非常遥远。吟诵完该读的段落后，他松开缠在腰间的腰带。等把这条长九英尺的细长、手工织成的神圣腰带完全解下来之后，他像挥舞皮鞭一样噼里啪啦抖了几下，一次，两次，三次。只需行家里手手腕这么一抖，恶神阿里曼¹便被赶跑了。这本事只有那些时常吟诵“腰带经”的人才有。

祷告念到此时此刻是他最得意的。还是孩提时代，他就常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力大无比的猎手，英勇无畏地投身无人涉足的丛林、不为人知的疆域，手无寸铁，除了他那条威力无穷的神圣腰带。他只需在空中舞动那可怕的腰带，就能叫巨兽的脑袋搬家，令铁齿铜牙的老虎肝脑涂地，让食人肉的野蛮人落花流水。一天，他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寻时，发现了那本关于受人爱戴的英格兰屠龙英雄的故事。从此，只要张口祈祷，他就是拜火教教徒的“圣乔治²”，哪里发现恶龙，不论在餐桌下，在橱柜里，在床底下，甚至躲在晾衣架背后，他就用自己那条信得过的腰带把它们开膛破肚。那些口吐火焰的怪兽身首分家，鲜血淋漓的头颅四处滚落。

房门打开，砰地又关上，硬币丁零当啷，一个声音响起，特别叮嘱奶贩子下次送奶。有人在跟他开玩笑：“喂，送奶的，干吗不把牛奶和水分开卖？这样方便顾客，你也轻松，不必兑来兑去。”接下来又是奶贩子常有的那阵慷慨激昂的否认。

1 阿里曼，拜火教中的恶之神，被认为是光明之神奥尔穆兹德的主要对手。

2 圣乔治，传说中骑马降龙、保卫英国的守护神。



政府控制的全印广播电台播发的早间新闻从一扇敞开的窗户轻轻地、小心翼翼地传了出来。印地语那一个个清晰、流畅、甜美的单词考验着清晨的空气，立刻与另一套公寓骤然传出的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外广播节目你呼我应，那英语因为短波的嚓嚓声和咝咝声而格外刺耳。

古斯塔德的祈祷没被那个玩笑打断，也没受收音机的声音干扰。今天的新闻没法让他对神不敬，他已经看过今天的《印度时报》了。因为睡不着，他比以往起得更早。当他拧开龙头准备漱口刷牙时，自来水喷了几下，发出噗噗的响声。他吓了一跳，往后一退，猛地把手抽了回去。是空气，他告诉自己，是全市停止按量供水之后，从昨天上午七点就一直没水的管道里放出的空气。他觉得自己很蠢，居然被龙头发出的响声吓了一跳。他关掉龙头，然后慢慢地、一点点地拧松。龙头依然发出噗噗的响声，像是在威胁。

对于迪娜瓦兹，那熟悉的咝咝声、喷发声和汩汩声就是醒来的召唤。她感觉到床上自己身旁的那个位置空了，然后自己笑了，因为今天她料到丈夫会最先起床。她睡眼蒙眬地凝视着挂钟，直到看清上面的时间，接着又翻过身趴在床上，闭上了眼睛。

二

那天早晨，还没等到太阳升起，还没到祷告的时间，古斯塔德就急切地等待着《印度时报》。尽管漆黑一片，但他没有开灯，因为黑暗反而使一切显得清爽、规整。他抚摸着自已坐的那把椅子的扶手，想起过去的那些岁月，祖父曾在自己的家具店里爱不释手地对这把椅子精雕细琢。还有这张黑色书桌。他记得家具店的招牌，甚至现在仍历历在目。清楚得好像我眼前的一张照片：诺布尔父子精制家具店。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这招牌，那时候还小，还不识字，可那些字周围龙飞凤舞的图画还是认得的。一个闪着樱桃木颜色的玻璃门面的

橱柜,一张带顶棚的、有四根帐杆的大床,几把有着雕刻椅背和豪华、匀称的爪形弯腿的椅子,一张颇有气势的黑色书桌,所有这些都跟我儿时家中的那些家具一模一样。

如今,有些家具在我这里。是从破产的厄运下拯救出来的。“破产”这两个字像锉刀一般冰冷。那声音尖厉、残忍、无情,就像执法官鞋掌上钉的铁钉。那些铁钉在石头铺就的地面上发出歹毒的响声。那个狗娘养的执法官——抢走了他那肮脏的手所能触及的所有东西。我那可怜的父亲,失去了一切。剩下几件是我抢下来的,靠马尔科姆的帮忙,留在那辆旧货车里。执法官没找到。马尔科姆·萨尔达纳,真正的朋友。可惜,我和他没联系了。真正的哥们,就像比利莫利亚少校以前那样。

最后这名字让古斯塔德摇头。这个该死的比利莫利亚。如此没险没皮之后,居然现在还有胆量写信来求助,好像啥事都没发生过。想要我回信,让他等到死的那一天吧。古斯塔德把少校的那封信不知耻的信挥到脑后,因为它有可能打破黑暗中的秩序。儿时记忆中的那些家具又一次令人欣慰地聚拢在他的周围。这些家具围绕着他的整个人生,像一个个圆括弧,保护着他的心智。

他听见邮件箱的金属盖被掀了起来,几乎与此同时看见那份报纸白色的边缘塞进屋里。但他依然坐着,没动,让那人先走吧,没必要让他知道我在等待。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不上来。

等脚踏车被蹬走之后,一切又寂静了下来。古斯塔德打开灯,戴上眼镜。他没看有关巴基斯坦的恐怖标题,只瞥了一眼那个怀抱死婴、正在哭泣的半裸的母亲。图片下的文字写的是士兵用孟加拉人的婴儿练刺刀,但他并没停下来读这段说明,因为这幅图片与过去几周定期刊出的其他图片看上去一样。他翻开报纸,找到刊有印度理工学院入学考试成绩的那一版。他把那版报纸平摊在餐桌上,从橱柜里拿出一张印有儿子索拉博报考号码的纸条,核对了一下,然后去叫醒迪娜瓦兹。